

## 《菠萝，凤梨》胡伶专访：接拍《颐和园》的时候，我还很年轻

有人担心她是不是被断送了演员的前程，胡伶以《菠萝，凤梨》再次获得公众观众，得到金马奖入围。



《菠萝，凤梨》女主角胡伶。摄：Edward/端传媒

特约撰稿人 李洁逸 发自北京

刊登于 2024-01-07

[#高考移民](#) [#胡伶](#) [#颐和园](#) [#高考](#) [#菠萝凤梨](#)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娄烨](#) [#金马奖](#)



摄影师找到一棵树，让胡伶站在树的后面。冬天的枯枝僵硬地展开，胡伶的脸嵌在枝干缝隙中，向远处看，夕阳斜斜打在她脸上。

她突然讲起自己角色的名字叫“荆伟”，一个名如其人、在困境中不断挣扎的角色。她开始数戏中人物的名字：荆伟的哥哥叫荆宏，荆宏的儿子叫荆棘，荆伟的女儿叫金苗，“金”念起来也很像“荆”。数完名字，她说：“我觉得这剧本挺会写的。”

《菠萝，凤梨》讲述了家在山东的单亲妈妈荆伟，为了女儿能考取更好的大学，试图为女儿通过黑市在海南买户籍的故事。故事叙事绕着高考制度对一个普通家庭的影响，有很强的现实映射。胡伶扮演的荆伟总是一脸沉重心事，生活本来已经令她吃力，女儿面对高考的艰难处境带来了更沉重的压迫，但她几乎不流露软弱，总是会尝试各种挺过困境的办法。

她被形容为一个与娄烨这个中国最重要的现实主义题材导演合作过又消失的女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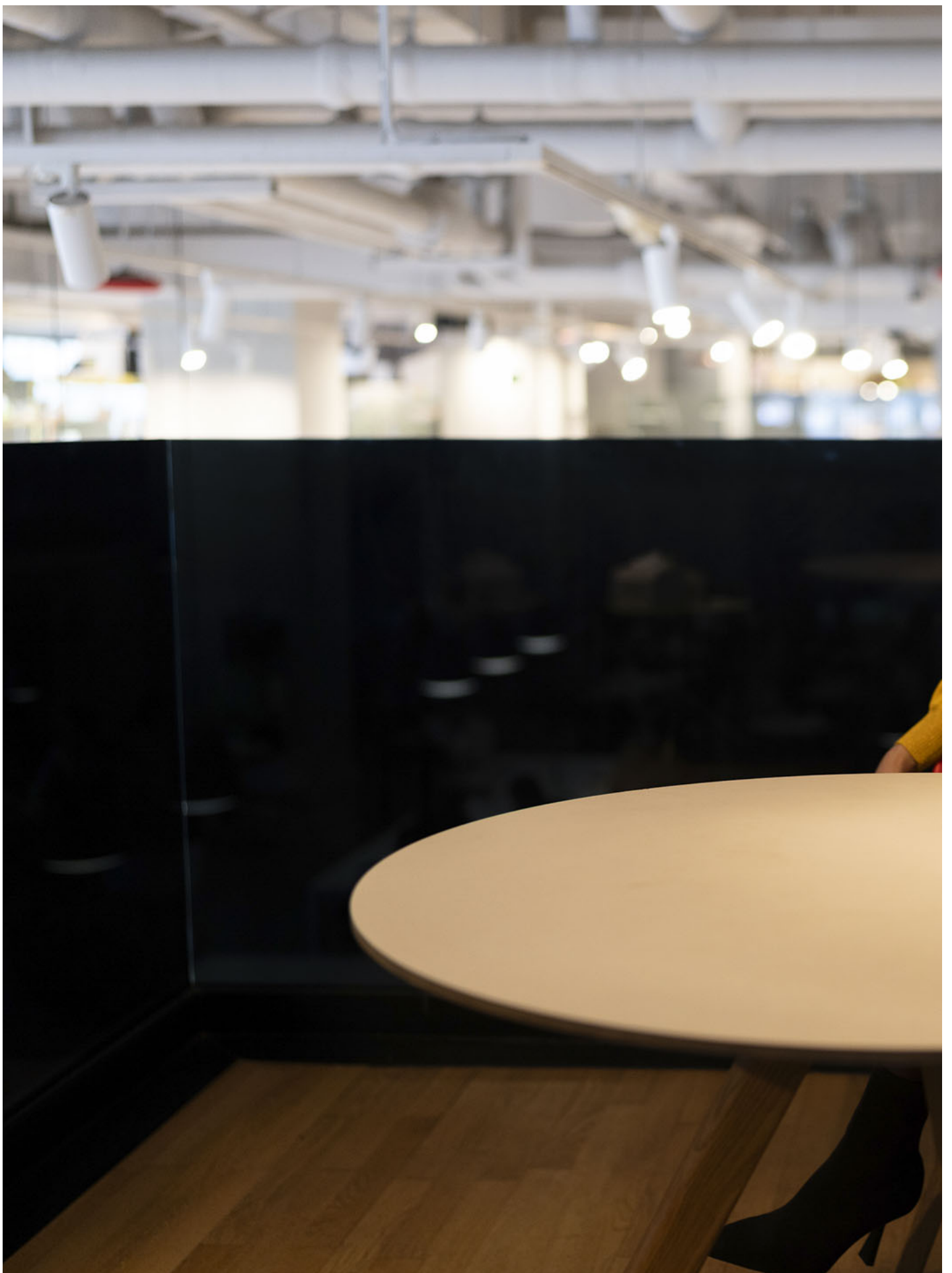
在第60届金马奖入围记者会上，黄秋生揭晓最佳女主角名单，“胡伶《菠萝，凤梨》”。这个名字刚读出来令大家陌生，台下一片沉默。胡伶，是哪一位？

金马执委会执行长闻天祥记者会后解惑：“胡伶呢，就是那个娄烨的《颐和园》的电影女主角。”

那个从高楼上跃而下的，浪漫奔放的李缇，是她。

入围震撼了许多久未见她的观众。消失了那么久，再回来一举拿下金马影后入围，听上去有点传奇。上一次她在大众心中留下印象，是2006年。

少有人知道，消失的这些年她在做什么，是因为外界的阻力，还是自己的选择。她被形容为一个与娄烨这个中国最重要的现实主义题材导演合作过又消失的女演员。沉寂多年，这次她被两岸三地关注，又是因为现实主义题材的《菠萝，凤梨》。



胡伶。摄：Edward/端传媒

## “修复”

在豆瓣上检索“胡伶”，标记有她参演的影视作品并不多。《颐和园》没有豆瓣条目，且无法在大陆社交网络上被公开讨论，与北京的颐和园景点相关的影视作品，也被豆瓣禁止标记，防止影迷注此意彼。她的列表里有2007年的《大明王朝1566》，之后就是2016年的电影《图木舒克》、2018年娄烨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为什么有十年的空档？有人担心她是不是被《颐和园》影响而断送了演员的前程。然而无论从她自己的社交媒体看，还是从《颐和园》的其他主创后来的发展看，没有证据能证明胡伶事业的中断是因为这部电影。当初接拍《颐和园》，和电影所涉及的现实议题，她说自己没有想太多，“我那时候太年轻。”

解释为何决定隐退的时候，胡伶的回答显现出矛盾的状态。演员要维持生活当中的细腻感，才会让戏更好，维持细腻感需要多跟人打交道。但她从小就是个敏感的人，“敏感的人容易吸附能量，对吧？我以前之所以不拍了，也是因为我不太能承受出了拍戏以外的人际关系。”她对演戏很有兴趣，但对演员本职工作之外的附属活动，比如应酬，她没有兴趣。

转变发生在拍完《颐和园》与《大明王朝1566》之后的2007年。胡伶没有正面回答是什么契机或动因令她决定暂别演艺行业。行动上，她以远嫁美国的方式离开了。先生是圈外人，这让她从演艺圈消失得相对彻底。两个人不是为了结婚而认识，也没有那种“恋爱的感觉”，不过“一见面就觉得亲切”。

停了表演，但人闲不住。胡伶在美国时做过一些零散的工作。其中一份是在朋友开的纪念品商店，商店座落在曼哈顿的一家购物中心，管所有事：看店、导购、收银，每一次轮值三天。靠这份工作，她的英文变得更熟练了，还学会了用收银机和算帐——她考大学时的数学成绩并不好看，在她心目中，这是一个极重要的改变。

也许是换了环境，或者是换了身份，不用做“女星胡伶”，放下芥蒂的她接触了形形色色的顾客，非但没了对人际关系的抵触，还做出了不错的销售业绩。店东朋友一度不肯让她辞职。

当初接拍《颐和园》，和电影所涉及的现实议题，她说自己没有想太多，“我那时候太年轻。”

她和先生还是离开曼哈顿，在美国其他地方继续生活了两三年，先生喜欢橄榄球，她也做了橄榄球迷。对大众来说，胡伶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她偶尔还是会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发发日常，只是身在离观众遥远的大洋彼岸。

胡伶深信自己与外界的这种距离对她的表演有好处，休息够了，她才能继续去演戏。在前后两个全身心投入的作品之间，她一定会空出一段时间去休息。因为身心被劳动所以需要充电，胡伶称之为“修复”。在“修复”时，她依然维持自己的社交圈子和稳定的友谊，因喜欢茶，便定期以茶会友。也会去爬山，也会去旅行。

她澄清，绝对不是表演工作给她带来了伤害，“车你开几次之后就要加油清理，我们的身体也是我们灵魂的载具，你用了它都不照顾它，它就会给你颜色。”

当年一起演过《颐和园》的演员们，大部分人都持续在行业里耕耘，作品不断，演艺事业如火如荼。

“我没问过他们，但他们做的一定是他们能承受的，”胡伶只是不认为那种工作模式适合自己，她说自己戏量不大，但中奖率很高，“大家应该对我也有一种新鲜感，因为总是看不到。”

那沉寂了那么久，再出来拍戏，会担心生疏吗？

“你压得越狠，它爆发得越大，”她说，“一直拍下去，可能《菠萝，凤梨》就扛不下来。”



《菠萝，凤梨》剧照。

## “震荡”

2012年，胡伶回国，重新开始拍戏。

为什么最终选择回来？像解释过去选择离开一样，胡伶还是没有讲出一个具体的契机和动因。她暧昧地说，“我一直都有种直觉，认为自己之后还会回国的。”问“先生”是否已经是“前夫”了，她回答，“现在是一种分开状态，不便讲。但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

刚回来时找她的戏很少，很多人不知道她又开始拍了。但娄烨和娄烨的助理多年来一直和她保持联系。2013年，娄烨有找胡伶试过《推拿》，胡伶觉得角色不合适，推了。她演了一些电视剧，包括在一部叫《青春集结号》的剧集里演女一号的妈妈。等娄烨拍《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又来找她。

“他跟我讲，来玩儿三天，”至于娄烨到底会分配什么角色给她，戏份多与少，胡伶没多想，她知道如果是三天，肯定还是要演点什么，她和娄烨之间的沟通方式一直就是这样，胡伶信任他，“他对我蛮好的。”

她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里只是一闪而过，但这次露面比之前的工作引来更多关注。

导演闫啸林在给新剧本《菠萝，凤梨》找演员的时候，浏览到胡伶的一段素材，当下就确认，要胡伶来出演女主角荆伟。他还不知道胡伶又开始演戏了，为了找到胡伶，他先找到张献民——《颐和园》里胡伶的“男朋友”。张献民组了个饭局让大家认识。初次见面，闫啸林对胡伶的评价是，“你太普通了。”

她回想自己刚刚从美国搬回北京的时候一度非常困顿，“年龄三十多岁，演戏也不尴不尬的。”一个人在很难的时候，是很想要挣扎的，一定会绞尽脑汁去想很多办法，但往往会像陷入泥潭一样越陷越深。

那是2022年6月6日，胡伶对那个日子记得很清楚。因为这句评价，她对闫啸林产生了不错的直觉，她觉得闫啸林在自己的“普通”之中看到了什么，“如果你在一个人普通的外形里，看不到你想要的东西，你选择不出来，我怎么能认为你能拍出一部好的电影？”

闫啸林没告诉胡伶，到底是什么素材令他一定要和胡伶合作。不过，他给她看了《菠萝，凤梨》的剧本。胡伶被其中两场戏深深打动，一场是荆伟想省钱在黑市买证件，色诱捐客反被羞辱，她读到落泪；另一场是结尾，声称要揭发金苗的考生溺水，荆伟站在海岸边看着，最终还是决定去救人。

看了剧本，接下角色，胡伶产生了一种责任感，“这个角色如果不好，整部戏就塌下来了。”她向闫啸林建议，到了海南实地拍摄，肯定感觉会不一样，剧本一定会改。果不其然，闫啸林将之前的剧本人物线化繁为简，让故事变得更加细腻，也突出了荆伟这个角色。

《菠萝，凤梨》剧照。

高考移民的历史非常久远，已经成为近年来中国教育部严管的违法现象。高考制度与户籍所在地密切绑定，人口大省诸如山东、河南、河北、湖南、湖北都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大省。这些省份的录取分数会高出其他地区不少。部分高考大省家庭为了减轻这种压力，会向人口少、录取分数线更低或录取率更高的省份流动。《菠萝，凤梨》的故事背景就植根于中国这样的高考体制。

在中国，合理合规迁户籍的方法不多，以高考求学为目的的迁移不符合规范。一些找不到别的合理合规迁户籍的方式的家庭，也可能弄虚作假，通过黑市或私人途径购买户口。这类为了高考而伪造或空挂学籍、违规落户的群体就是高考移民。《菠萝，凤梨》的故事道出了高考移民违法行为之下的困境：由于教育资源不平均，同样是高考，因为户籍所在地，有的人呕心沥血地学习也无法考上重点，但换一个考点，重点就变得触手可及。

2019年，《解放日报》的新媒体平台“上观新闻”发表了一篇名为《追查“高考移民”，岂能止步于取消学生的资格与学籍？》的文章，《人民日报》随后转发。近几年，各个省市的教育部门不断启动新规，以打击高考移民。现在部分省份或自治区，考生必须要有连续三年以上的户籍和学籍才可以参与本省高考。

胡伶在安徽长大，安徽同样是高考大省，她知道自己考不上，很小的时候已经去了文工团。她所成长的九十年代，高考移民还没有成为社会焦点。

在戏中，以金苗的成绩，在山东高考只能去一个职业技术学校。荆伟无权无势，仰赖着哥哥的补给过活，和女儿住在哥哥家的车库里，她最大的指望就是女儿有朝一日可以出人头地，未来不会像她一样过寄人篱下、穷困潦倒的生活。金苗每日用功学习也无法突破考不上重点的困境，眼看高考还剩一个多月，荆伟决定铤而走险，四处筹钱在黑市给金苗买了一个海南户口，让女儿去海南高考。这是她最后的奋力一搏，是一个接近崩溃的母亲不愿放弃最后的努力，挑战命运的一场豪赌。

“我希望我能演一部在各个方面都OK，角色又很深入的戏，但这样的戏非常少，人性这个东西你不挖掘它就不会那么深。很多东西也是演员的无奈。”

从性格与经历来看，荆伟与胡伶差距甚大。荆伟没有上过大学，四处打工漂泊，和女儿相依为命，她窘迫、穷困、沉默，绝望但又不断寻找希望。胡伶的成长经历里没有这些，“我考电影学院也是考艺术类，没有经过那些特别残酷的学习”。

但胡伶认为荆伟并不遥远。从感情上，她理解一个人经历低谷的情绪。她回想自己刚刚从美国搬回北京的时候一度非常困顿，“年龄三十多岁，演戏也不尴不尬的。”一个人在很难的时候，是很想要挣扎的，一定会绞尽脑汁去想很多办法，但往往会像陷入泥潭一样越陷越深。

“毕竟她是一个很卑微的人，她没有那么多人脉，也没有什么选择。”她对荆伟下了这样的判断。

尽管胡伶没有小孩，她认为自己比好多有孩子的人懂孩子。与扮演金苗的陈宣宇对戏，两个人都没有排练，直接演，母亲的暴戾被她精准抓住，戏里打骂女儿的戏她都毫不留情。有好几场戏，金苗和荆伟发生冲突，激烈争吵后就开始动手，打的时候胡伶真打，抽耳光的时候也真抽。陈宣宇事后对胡伶说：“你比我妈还厉害。”

